



後
詩
話

詩話
詩餘
記



特別
16
2855
2



門 16
2855
卷 2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詩話下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彦謙唐詩雖雕斲對
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
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
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倡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
可錄者殊少宜為歐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被徐鉉貶商州為內相因
議孝章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乃還將用矣其詩乃云
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

柳澤直次郎藏書

昭和二十六年
五月十八日
購案

蕪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勛業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潘閔云白日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閔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潘閔客舍詩土床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爾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閔是何人公能客富歐二

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爲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絳唇不敢深深注却怕香脂汗玉簫不減香奩花間之作王岐公夫人閣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歸來競鬪玉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新意於絲絲巧粽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宋景文落花詩也爲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荅云先朝揚劉風米聳動天下至

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揚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儻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爾主張風雅人士歸之自二窮人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然中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滿朝而詩道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歐帖在鄭子敬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死陵為開山祖師死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闌蘆中走吏參烏程海貨通問市漁歌入縣樓

姚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 霜落能升樹林空鹿飲

溪 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 每令夫結友不為子

求郎 挽齊國長公主 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 金山 山風來虎

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

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

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詩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屈

為吳體則極平夷安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

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章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
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詠其上
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瑤青
入破牕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峯志氣尚突兀
形骸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為風雷傷不
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
生何如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鴈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
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半山李

此見吳志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
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
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彦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公豹隱
冰寒却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

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鴛飛挽吳春卿云
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斷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
似嫌車馬繁華處繞入城門便不生貢父絕句云青苔
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
門戶又翻書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
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體往往指王韶李憲輩
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王逢原暑旱苦熱云清風無力暑得熱落日看翅飛上
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崑崙之高有積
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
間其骨氣老蒼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為荆公所堆
富公由井州入相外廷至於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又
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所見高於石徂徠一
等矣谷孫莘老云生無人愧寧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

其固窮自守亦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聞鴈云萬里波濤九秋後五更風雨一燈旁不
待看鴈字而題見矣

滕白題汶川村舍云種茶崑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
根瞻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縉者有簡澹
者龔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然非
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
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為韻束縛

陳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草踈稿祿經年卧直

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溪居與荆公三年木
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
載夢中身之作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
在秦晁之下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數運
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
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閉口焉敢效東坡坦率是句促應
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
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遺書長問學

兼儒釋交游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囑歲通關河先
壠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
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
身雜蜃中誰是我食除蛇外摠隨鄉驢子能吟青玉案
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橫
墓云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
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獨為橫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煨
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一體而已及簡齋出始

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高
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
艋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
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
能為患直 作爭臣謂方臘不
待粘翰耳 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
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
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 古到樵漁五言云泊舟華容
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聲窮塗事多違
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况
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

簡嚴掃繁緝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

徐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 日日開脩門又云諸公宜

努力荆棘已平村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移白

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為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

盟猶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指童

蔡作詩法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者觀魚云
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量老

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霍見如龍草桃花
云如何一朽株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闡明成亦再華
豈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顛發時都
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昭華管自捲秋蘆片葉吹皆
精詣可吟諷

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用同時詩
人感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欲圖周鼎湯猶
擊夏臺文云比年熒惑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門事的
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一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蓋

用王內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語但令空齋而不刻露

爾

朱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雷夢事綠催紅過
時不語鴛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人間萬事老無味天
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翳茅編鶴屋篩米聚雞糧燈昏
鼠窺研雨急犬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
歸之聯取其自然不煩斷削然新仲此等句尚多如招
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日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
報之青一案我姑酌彼黃金壘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

掛鼻使之妥帖它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
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灑侯何從可覓秋
消息忽有先鋒到白頭如水篆行科斗林樵轉蓋眉若
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之逼論劔收之入
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六臣奉璽更
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君不稷間偽齊入寇云酬功不
惜賞子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間燈
尤盛至於騎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

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着人劉屏山亦云淒涼
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期門之事

汴都角妓部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部即蔡奴也元
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入至
掖庭頃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
抄不果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
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感慨杜
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事
不覺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珎柱未覺豐肌病玉環

上下句皆切又妙於融化送別云不堪相背處何況獨
歸時行役云一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雞絕似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又錢氏之後
自中原遷奉三世喪柩定於越上諸公皆為哀挽茶山
獨云摸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余為袁
守項容孫被召過袁自言其先世墳域在沙市者皆已
遷葬公安國愈感矣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避虎連村靜分
魚一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贖罪僧牒乘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燭

教隨那得白洪羊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有不幸者簡齋云浮世身難料
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番為累偷生未有期誦之皆
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代
之矣劉報罷歸尹少稷東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辦一書
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
云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
云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

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籍甚尾摸床稜 烈士壯

心狂奴故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

下澤乘車上方請劔 酒寧剩欠尋常債劔不虛施細

碎讎 空虛腹壘隗骨 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

手版有輿 鬼子天公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闕

正始音 床頭周易架上漢書 溫卷執官 醉學究

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借車詩 麴道士

楮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劔拄頰短衣掩脛 已得丹

換骨肯求香返魂 子年谷丁卯橋 洛陽二頃光範

三書 酒聖錢愚 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

天女散花麻姑擲米 玉塵尾金羃蹄 虎頭雞肋

金鷄紫玉鞭韃 客至難令三握髮佛來僅可小低

頭 百衲琴雙鈎帖 藏經閣帖 維摩病說法虞卿

窮著書 讀書十帙上榻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猶

攘臂逢孤肯叩頭 天愛酒地埋憂 一齒落二毛侵

癡頑老矍鑠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挂

杖一鋪隨身 百囊囊兩因棗 鍊炭勞薪 銅臭飯

香 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瘦生如瓠壺 笑爾輩愛

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塵尾清談蠅頭細字 巖下

電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皐 劔南集八十五卷八千
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舉姑記一二
于此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垛仗空踈者宕材料出奇者費搜
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
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為一
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
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則皮毛落盡矣
舊讀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
公幸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晚始

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
狙公然猶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况祠廡也欲併祠
廡掃空之爾未幾遂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畫民猶望洄軍敵尚疑只十箇字
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廡所畏與夫罷相解
都督時事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 宿草春風又新阡去歲

無 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 橘中招綺夏瓜麴屏

休文 東宮 生日 晉殿吳宮猶碧草玉真謝館儘黃鸝 春

歸便肯平平過酒做桐花一信寒 東風染得千紅紫

曾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
中 昇平不在蕭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 六朝未可
輕朝謗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根玉泉仰面飛飛出山
頂却下馳自從廬阜瀉雙練至今銀灣乾兩支雷聲驚
裂龍伯眼雪點濺濕姮娥衣寄言蘇二李十二莫愁瀑
布無新詩題謝 義和夢破欲啟行紫金畢浦啼一聲
聲從天上落人世千村萬落雞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
皴弄銀盤浣風露一九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
誰將紅錦暮半天赤光絳氣貫山川須臾却駕丹砂轂
推上寒空輾蒼王詩翁已行十里強義和早起道無雙

義娥

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山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膽
薄沾官釀瞳昏讀監書打荀鶴云欺春紙愛和醅酒諱
老猶看夾注書一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
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
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廬多遜窮愁無慘之作矣
鄉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迫宜歸去莫作留侯范
蠡看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寂下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欠小巖齋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屏
山問李漢老疾云欲袖雲門竹篔子室心驅出散花人
愛朋友之言也白公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 樊子一
時歸放翁云九十老農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拙自愛
之言也

陳邦光以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壟云牙郎一去杳
無蹤惟有青青夾逕松若後人能全此操松應合受大
夫封其家執而訟于郡某守餉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
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煖月光寒

如今蹋颯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插看宣華王罽宮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
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
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不甚費
研尋者于此 着語能奇怪呼天與倡酬中秋疾走建
德國乃為淵明先失脚墮榛莽劉伶扶我還和陶乾坤
生長我貧病怨尤誰 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
瑚枝醜恠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蘚着
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凍
蜂知古梅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慳賒與一天秋山中六月頓涼

一節時到崔嵬上有底勳勞得給扶 秋浩蕩中遙指
點一螺許是定王城渡湘 稚子推窗窺過鴈數峯乘隙
入西軒 眼冷寒梢明數點知它是雪是梅花 秋陽
直為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真誠齋敵手也 故參
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叟居人
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轉頭空去
與人間作棟隆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晦
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識意謂公初為諫官
負重名晚不必為執政也

黃蜀李野名士也既登第夢婦人素服翁上題云恨君

青袖短誤妾白羅粧李野遂不肯婚余大父著作與之
友喜責以嗣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
歸之既娶宛然夢中所見者李野果夫無子大父葬之
吾家祖塋

鴈湖悼亡云一杯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
心積已云恠來醒後傍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此猶是
合若四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疎之句則
人明犯

又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
功意新而理長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
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床下鵠池深柳拂
舟極藻繪追琢之功二宋殆不能過晚兼都官題直舍
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爲林
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草
泉哭之云鷓鴣叫春林辱贈詩馮迴湘浦忽傳悲蘭枯蕙
死迷三楚雨暗煙昏礙九疑蚤日爲辭公府檄暮年名
入黨人碑鳥涼垂子延陵字不待鏡詞行可知是時草

泉句律如此宜爲一川所宗晚年詩太坦率幾於鳳德
之衰矣

趙南塘挽餘下相云極前留素仗簾下淮黃袍語簡而
事該又云漢閣新圖迥秦筆舊由長挽輦仲至云萬卷
非其崇單方或以封有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蹈中弟
云黃臺瓜辭可憐美老根連帶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
盡衰病况堪吾道非少日槃棋豪索酒暮年絲竹淚沾
衣人生到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立春云蒼規不
與圓生智白髮惟添老在身絕句云我欲將君洞庭野
斜河澹月聽雲和要眇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敬地掌內制元文觴客客
散家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索絲戲也伴兒童看
到明余謂康節遂令高卧人歌枕觀兒戲之句蓋局外
旁觀者之言爾若同局而爲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蹈中詩文貌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
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
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
之近道也題會春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尚想花開春
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云人家
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歸挽趙從善尚書云先朝

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於近體中有遠意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強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百
詠同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澄心
堂帝云一幅降牋何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荆公書堂
云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皆峭拔有風骨
其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
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
空鏤曲絃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爲詩有思致初夏云忽聽

夏禽三五弄新紅
笑過石榴枝
秋日云紅蕖
老去羞明鏡
推讓朱榮上
蓼梢視趙紫芝
一樹木犀
供夜雨清香
移在菊花枝之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
白玉蟾姓葛名長庚
皆自言得道後死
乃無它異
二人頗涉文墨
所至墻壁淋漓揮掃能聳動
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簑煙
抱月懷中枕斗眠
說與時人休問我
英雄迴首即神仙
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
恠訪恠恠不在茅君山來相待

侂胄既誅或托巢鳥以譏當時
朝士云衆鳥不喜亦不
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素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寶蓮山下
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冥山絕句云拂曉官
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
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
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
公與客約賦詞游次
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歛手
游詞云暖靄烘晴籬鎖垂
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
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
吐尋並蒂攔邊疑竚不信釵頭
雙鳳去玉寶刀被妾先
留住天一笑萬花妬阿嬌
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
疎扇鸞塵汗一自昭陽宮閉後
墻角上花無數况多病

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
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定夫諸孫禮部侍郎操之子詩
詞皆工

踈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着得
夜色何處笛曉寒無柰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
惜王澡身甫落梅詞也身甫嘗為太常博士

潘枋字庭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欄
下閣下溪聲問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前歡暮雨朝雲
去不還想是躡飛鸞月下時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
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余涉世輒語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略盡之
言輒為慨然晚遂于朝交游皆堪嗟去惟湯伯紀寄詩
云唐朝空自貴公詞利目何嘗得浪之掌制徒聞誇子
厚殘編僅見命彰詩堪嗟實錄無字傳太息淮西有後
碑寄語莆田紫微老文章蓋世例如斯余固不足以當
此詩然在西北草制七十不止一首伯紀未之見爾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九

詩餘

哨遍

昔坡公以盤谷亭配歸來詞然陶詞既景括入律韓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別墅試效響為之仰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
有人兮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
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
被遇于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
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
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

地况鱸細於絲蕨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
之所為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五侯門
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
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六州歌頭 客贈 杜丹

維摩病起兀坐等枯株清晨裏誰來問是文殊遣名姝
奪盡羣花色浴纜出醒初解千萬態嬌無力困相扶絕
代佳人不入金張室却訪吾廬對茶鐺禪榻笑殺此翁
矐珠鬢金盡始消渠 憶承平日繁華事修成譜寫成
其歐公記蔡公書古來無一自京華隔問姚魏

竟何如多應是彩雲散劫灰餘野鹿銜將花去休迴首
河洛丘墟謾傷春吊古夢繞漢唐都歌罷歎歎

賀新郎

吾少多奇節頗揶揄玉關定遠壺頭新息一劔防身行
萬里選甚南溟北極看塞雁銜來秋色不但槩棋夸妙
手管城君亦自無勅敵終賈輩恐難匹 酒腸詩膽新
來窄向西風登高望遠亂山斜日安得良弓并快馬聊
與諸公角力漫醉把闌干頻拍莫恨寒蟬離海晚待與
君秉燭游今夕歡易買健難得

賀新郎 送陳倉部 知真州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
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傑
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兩河蕭瑟誰
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
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
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賀新郎

杜子昕
凱歌

盡說番和漢這琵琶依稀似曲驀然絃斷作麼一年來
一度欺得南人技短歎幾處城危如卯元凱後身居玉
帳報休作尋常看布嚴令運奇策開明決闕雌

雄判笑中宵奚車甕屋獸驚禽散箇箇爲冠橫塵柄誰
了君王此段也莫靠長江能限不論周郎并幼度使仲
屏復起嗟微管馳露布築京觀

賀新郎

歐唐伯
玉奏薰

宣引東華去似當年文皇親擢馬月徒步殿上風霜生
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腰相
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笏退不迴顧新來邊報猶
飛羽問諸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頭雪白流
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堪眺望那中
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海天暮

驛騎聯翩至道臺家籌邊方急酒行姑止作麼携將琴
鶴去不管州人墮淚富與貴平生無味可但紅塵難着
脚便山林未有安身地搔白髮兀相對 前身小范疑
公是憶當年天章閣上建明尤偉慶曆諸賢方得路便
不容他老子須著放延州城裏一句殷勤牢記取在朝
廷最好圖西事何必向玉關外

賀新郎 送黃成父還朝

飛詔從天下道中朝名流欲盡君王思賈時事祇今堪
痛哭未可徐徐俟駕好着手扶將宗社多少法筵龍象

衆聽靈山祝付些兒話千百世要傳寫 子方行矣乘
駟馬又送它江南太史去游瓊厦老我伴身惟有影倚
徧風軒月榭悵玉手何時重把君向柳邊花底問看貞
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開謝

賀新郎 戊戌壽張史君九月十八日

南國秋容晚曉寒輕芙蓉臺榭拒霜池館試向壺山堂
上望萬頃黃雲刈遍總喫着君侯方寸不要漢庭誇擊
斫要史家編入循良傳春脚到福星現 家家香火人
人願要還它慶元狨座建炎蟬冕穩奉安輿迎兩國誰
謂山遙水遠福壽比河沙難筭來歲而今黃花節早驂

鷺入侍瑤池宴風浩蕩海清淺

賀新郎 端午

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練衣紈扇午風清暑兒女紛紛夸
結束新樣釵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觀渡老大逢場慵作
戲任陌頭年少爭旗鼓溪雨急浪花舞靈均標致高
如許憶生平既紉蘭佩更懷椒糝誰信騷魂千載後波
底垂涎角黍又說是蛟饞龍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
年醉死差無苦聊一笑吊千古

賀新郎 九日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縷老眼平生空

四海賴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生神州
淚儘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迹少年自負凌
雲筆到而今春華落盡滿懷蕭瑟常恨世人新意少愛
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
花也笑人岑寂鴻北去日西匿

賀新郎 寄題龜臺

絕頂規危榭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斥鴳無聲人
按堵翕習青紅變化覽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鳳樓修造
手笑談間突出凌雲厦臺上景實無價唾壺塵尾登
臨暇似當年滁陽太守歐陽公也傾倒贛江供硯滴判

斷雪天月夜更喚取鄒枚司馬銅雀凌敲歌舞散訪殘
碑斷甃無存者餘翰墨被風雅

賀新郎

動地東風起畫橋西遶溪桑柘漫山桃李寂寂墻陰蒼
苔逕猶印前回履齒驚歲月騰馳雲駛太息攀翻長亭
樹且先生手種今如此君不樂欲何俟 傍人錯會淵
明意笑斯翁皇皇汲汲登山臨水佳處徑呼籃輿去髻
髻柴桑栗里從我者門生兒子嘗試平章先賢傳屈原
醒不似劉伶醉判酪酏臥花底

賀新郎

揚柳千林喜選猛省謝家池館早寒天氣要與瑤姬叙
離索草草杯盤籍地悵減盡何郎才思不願玉堂并金
屋願年年歲歲花間醉餐秀色極高致 西園飛蓋東
山妓問何如半山雪裏孤山烟外管甚夜深風露冷人
與長鉗共睡任翠羽枝頭多事老子平生無他過爲梅
花受取風流罪簪白髮莫教墜

賀新郎

溪上收殘雨倚畫欄薄綿乍脫日陰亭午鬧市不知春
色亂散在荒園廢墅漸小白長紅無數客子雖非河陽
令也隨綠暫作梨花主那可負甕中醕 碧雲西合千

巖暮恨匆匆余方有事子姑歸去趁取群芳未搖落暇
日提魚就煮歎激電光陰如許回首明年何處在問桃
花尚記劉郎否公莫笑醉中語

賀新郎

和以詠
茶藤

曾與瑤姬約恍相逢翠裳搖曳珠鞵聯絡風露青真非
人世攬結玉龍驂鶴愛萬朵千條纖弱禱祝花神憐惜
取到開時晴雨須斟酌枝上雪莫銷却惱人匹似中狂
藥凭危欄燭光交映樂聲遙作身上春衫香熏透看到
參橫月落筭茉莉猶低一着坐有綵山王郎子倚玉簫
度曲難為醉君不飲鑄成錯

賀新郎

用前韻
黃茶藤

想赴瑤池約向東風名姬駿馬翠鞵金絡太液池邊
羣下又似南樓呼鶴盡不就穠纖嬌弱羅帕封香來天
上瀉銅盤沆瀣供清酌春去也被留却芳魂再反應
無藥似詩詠綠衣黃裏感傷而作愛惜尚嫌蜂採去何
况流鶯蹴落且放下珠簾遮着除却江南黃九外有何
人敢與花酬酢君認取莫教錯

賀新郎

再用
約字

淺把宮黃約細端相普陀煙裏金身珠絡萼綠華輕羅
鞵小飛下祥雲仙鶴朵朵賽蜂腰纖弱已被色香撩病

思儘鴉兒酒美無多酌
音不足怕殘却
人間難得傷
春藥更枝頭流鶯喚起
少年狂作留取姚家花
相伴羞
與萬紅同落未肯讓
蠟梅先着樂府今無
黃綰手問
人清唱何人醉休草草
認題錯

賀新郎

客贈
芍藥

一夢揚州事盡堂深金瓶萬朵
元戎高會座上祥雲層
層起不減洛中姚魏歎
別後關山迢遞國色天香
何處
在想東風猶憶狂書記
驚歲月一彈指
數枝清曉煩
馳騎向小牕依稀重見
蕪城妖麗料得花憐儂
銷瘦儂
亦憐花憔悴漫悵望竹
西歌吹老矣應無騎鶴
日但春

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賀新郎

和韻

草草池亭宴又何須珠鞵絡臂
琵琶遮面賓主一時詞
翰手倏忽龍蛇滿案傳寫
虬塵飛馬嚼但得時平魚稻
熟這腐儒不用青精飯
陰霧掃羣華見
使君償了豐
年願便從今也無敲朴也
無厨傳試拂籠紗看壁記
幾箇標名渠觀想九牧聞
風爭羨此老飽知民疾苦
早歸來
載筆薰風殿詩有諷賦無勸

賀新郎

再和
前韻

夢斷鈞天宴恹人間曲吹
別調局翻新面不是先生瘡

啞了怕殺烏臺舊案但掩耳蟬嘶禽嘯老去把茅依地
主有瓦盆盛酒荷包飯停造請免朝見 少狂誤發功
名願苦貪他生前死後美官佳傳白髮歸來還自笑管
轄希夷古觀看一道水街堪羨妃子將軍嗔未已問匡
山何似金鑾殿休更待杜鵑勸

賀新郎題蒲澗寺

風露驅炎毒記仙翁飄然謫墮吹笙騎鶴歷歷漢初秦
季事山下瓜猶未熟過眼見群雄分鹿想得拂衣游汗
漫試回頭劉項俱蠻觸斫鯨鱸脯麟肉 越人好事因
成俗擁遨頭如雲士女山南山北問訊先生無恙否齊

曾干戈滿目且遊戲扶胥黃木不是世無瓜據棗便看
來肯飽癡兒腹聊奉酒笑相屬

賀新郎

王實之喜予出嶺命愛姬歌新詞以相勞輒次其韻

此腹元空洞少年時諸公過矣上天吹送老大被它禁
害殺身與浮名孰重這鼓笛休休拈弄綵筆擲還殘錦
去用江淹願今生來世無妖夢且飮糟莫吞鳳 新來
啞啞如翁仲羨王郎驂鸞縹緲玉簫吹動應天夔州村
裏芙蓉面生愁進奉要絕代傾城安用今古何人知此理
有吾家酒德先生頌三萬卷謾充棟

賀新郎

蒙恩主崇禧再用前韻

主判茅君洞有簷間查查喜鵲曉來傳送幾度黃符披
戴了此度君恩越重僕五任祠廟一南岳二仙都三五局四雲臺五崇禧被賀監
天隨調弄做取散人千百歲笑渠儂一霎邯鄲夢歌而
過鳳方鳳 灌園織屨希陳仲問先生加齊卿相可無
心動除却醴泉中太乙揀箇名山自奉那捷徑輸它藏
用有耳不曾聞黜陟免教人貶駁徂頌服蘭佩結茅
棟

賀新郎 三和

謫下神清洞更遭它挪揄黜鬼路傍遮送薄命書生雞
肋爾却笑尊拳忒重破故紙難教繙弄一枕茅簷春睡

美便周公大聖何須夢門前客任題鳳 卜隣華佗死
求仲願春來西疇雨足土膏掣動白髮巡官占歲稔不
問京房翼奉擗與甕從今無用醉與老農同擊壤莫隨
人投獻嘉禾須在陋巷勝華棟

賀新郎 帶上聞歌有感

妾出於微賤小年時朱絃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關
雎亂羞容流鶯百轉揔不涉閨情春怨誰向西隣公子
說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動意先懶 主家十二樓
連苑那人人靚粧按曲繡簾初卷道是華堂簫管唱笑
殺街坊拍袞迴首望侯門天遠我有平生離鸞操頗哀

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嘆

賀新郎 生日用實
之來韻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歎望故人明主晚季瞿聃無
所得不解飛昇滅度伴曉鼓鼙鼙過五散及朝來湯餅
客且烹雞要飭茅容母怕迴首太行路 麟臺季士微
雲句便尊前周郎復出番音無誤安得春鶯雪兒輩輕
拍紅牙按舞也莫笑儂家亦此語老去山歌尤協律又何
須手筆如燕許援琴操促筆柱

賀新郎 再用
前韻

被逐身縊縊被門前羣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

點此老子多他兩度袖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車邊墜塵
拜免它年青史羞潘母勾曲洞是歸路 平生怕道蕭
蕭句况新來冠歌弁剛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
足低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托朱絃寫悲壯這琴
心脉脉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

賀新郎 實之三
和有意邊
之語走筆答之

國脉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
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
授也不干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 少時棋枰曾
聽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

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
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賀新郎四用縷字韻
為王實之壽

萬字如鍼縷憶王郎丹墀大對氣為文主貴近傍觀俱
失色仰止如天聖度笑杜牧成名居五晚面清光猶苦
諫似封人象切言君母謫塵世錯行路 當時宜和薰
風句又那知青雲一跌被才名誤輸與靈和殿前柳葉
軟隨風學舞恠兩鳥新來傳語不是先生高索價問何
時宰相先生許舉杯祝莫傾柱

賀新郎實之用前韻為
之者壽戲之

身畔無絲縷但從前練裳練腕做他家左甲子一周加

二紀兔走烏飛幾度春孔子如來三五徐陵云小如來
五歲多孔子三

年鶴髮蕭蕭無可截要一杯留客慙陶丹門外草欲迷

路 朗吟白雪陽春句待夫君驪駒不至鵲聲還誤老

去聊攀萊子例倒着班衣戲舞記田舍火爐頭語肘後

黃金腰下印有高堂未敢將身許且扇枕莫倚柱

心園春夢方
孚若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厨人斫就東溟鯨膾
圍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
酒杯車千兩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材 飲酣畫鼓如雷

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
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
起但淒涼感舊忼慨生哀

沁園春

送孫季蕃弔方漕西歸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儘綠雲烏道躋攀絕頂
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
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南來萬里何求
因感慨橋公成遠游嘆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斗酒
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
客獨羊曇一箇灑淚西州

沁園春

送包

我羨君歸一路秋風芙蓉木犀想慈顏望父靈烏乍噪
新眉畫就郎馬頻嘶壯旂征衫快呼斗酒細爲家人說
建谿爭知道這中年懷抱最怕分携丈夫南北東西
應笑殺離筵粉淚啼悵佳人來未碧雲冉冉王孫去後
芳草萋萋明日相思山重水複古道入稀茅店雞元龍
老有高樓百尺誰共登梯

沁園春

答九華葉賢良

一卷陰符一石硬弓百斤寶刀更玉花驄噴鳴鞭電抹
烏絲欄展醉墨龍跳牛角書生虬鬚豪客談笑皆堪折

簡招依佛記曾請纓繫粵草檄征遼 當年目視雲霄
誰信道淒涼今折腰悵燕然未勒南歸草草長安不見
北望迢迢老去曾中有些磊砢歌罷猶須着酒澆休休
也但帽邊鬢改鏡裏顏凋

沁園春 同前

我夢見君戴飛霞冠着宮錦袍與牧之高會齊山詩酒
謫仙同載采石風濤萬卷星羅千篇電掃肯辜窮兒事
楚騷掀髯嘯有魚龍鼓舞狐兔悲嗥 英雄埋沒蓬蒿
誰摸索當年劉與曹歎事機易失功名難偶誅茅西崦
種秫東臯柵有雞豚庭無燕鴈道是先生索價高人間

寄侍相期海上共摘蟠桃

沁園春

癸卯佛生翌日將曉夢
中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箇頭陀形等枯株心猶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喫
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播花忽相導引莫是天宮迎
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裏講席初開 這邊尚自徘徊
笑那裏紛紛早見猜有尊神奮杵拳龕似鉢名緇豎拂
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檀那奉請哉山中
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

沁園春

和吳尚
書叔求

我所思兮延陵季子別來九春笑是非浮論白衣蒼狗

文章定價秋月華星獨步岷峨後身坡穎何必荀家有
二仁中朝裏看叔方袞芥伯也絲綸洛中曾識機雲
記玉立堂堂九尺身歎蒼溪漁艇幽人孤往虜山馬鬣
吊客誰經宣室釐殘玄都花謝回首舊游存幾人新腔
美甚洗空恩怨喚起交情

沁園春

吳叔本尚書和
予舊作再答

莫羨渠儂白玉成樓黃金築臺也不消顛恠騎驎被髮
誰能委曲令憊為媒鬢有一毛袖閑雙手只了持螯與
把盃公過矣賞陳登豪氣杜牧龜才便煩問訊張雷
甚斗宿無光劍不迴想閣中鳴佩時携客去壁間懸榻
近有誰來撒我虎皮讓君牛耳誰道兩野相毛哉中年
後向歌闌易感樂極生哀

沁園春

惟揚

遼鶴重來不見繁華只見凋殘甚都無人誦何郎詩句
也無人報書記平安閨里俱非江山畧是縱有高楼莫
倚闌沉吟處但螢飛草際鴈起蘆間不辭露宿風餐
怕萬里歸來雙鬢斑筭這邊贏得黑貂裘樊那邊輸了
翡翠衾寒檝草流傳吟牋倚閣開到瓊花亦懶看君記
取向中州差樂塞地無歡

摸魚兒

恠新年倚樓看鏡清狂渾不如舊暮雲千里傷心處那
更亂蟬踈柳凝望久愴故國百年陵闕誰迴首功名大
謬歎采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幾時就 封侯事久矣
輸人妙手滄洲聊作漁叟高冠長劍渾閑物世上切身
惟酒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英雄骨朽問顧
曲周郎而今還解來聽小詞否

摸魚兒

海棠

甚春來冷煙淒雨朝朝遲了芳信驀然作暖晴三日又
覺萬株嬌困霜點鬢潘令老年年不帶看花分才情減
盡張玉局飛仙石湖絕筆之有違風韻 傾城色懊惱

佳人薄命墻頭岑寂誰問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
成粉君細認花共酒古來二事天尤吝年光去迅漫綠
葉成陰青苔滿地做取異時恨

摸魚兒

用實之韻

便披蓑荷鋤歸去何須身着宮錦與誰共話桑麻事朱
老阮生尤稔篩樣餅甕樣鬢長鬚赤脚供樵飪清流濁
品盡掃去胷中置諸膜外對酒莫辭飲 華胥夢怕殺
人驚曉枕踈惚惟月來闖一生常被弓旌誤且告朝家
追復愁箇甚君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蔭菊山再任幸不
是謀臣又非世將免犯道家禁

一剪梅 袁州

陌上行人恠府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匆
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 階街免得帶兵農嬉到昏鐘
睡到齋鐘不消提嶽與知宮喚作山翁喚作溪翁

一剪梅 余赴廣東實之
夜戲于風亭

東縕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
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 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隣牆
推倒胡床傍觀拍手笑踈狂又何妨狂又何妨

滿庭芳 記夢

涼月如水素濤翻雪人世依約三更扁舟乘興莫對水

雲裡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城
裏又似生丹坪 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淒清更
一聲鐵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散髮騎鯨
遠遠覺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鷓鴣天 腹疾用睡酒
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污青史
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羣謝與諸王
居人不識更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

鷓鴣天 戲題周
登樂府

詩變齊梁躰已澆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

寂寂誰知爨下焦
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
措稱妖饒
可憐才子如公瑾
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筭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
合得天饒借風雨於花有底離
着意相陵藉
做暖逼教開
做冷催教謝
不負明年花下人
只負栽花者

卜筭子

同前

片片蝶衣輕
點點猩紅小
道是天公不惜花
百種千般巧
朝見樹頭繁
暮見枝頭少
道是天公果惜花
雨洗風吹了

卜筭子

亂似盎中絲
盡似風中絮
行遍茫茫禹迹來
底是歸來
好客挽難留
俗事推難去
惟有翻身入醉鄉
愁欲來無路

後村集卷第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

詩餘

滿江紅

金甲瑠玕記當日
轅門初立磨盾鼻
一揮千紙龍蛇猶
濕鐵馬曉嘶營壁
冷樓船夜渡風濤急
有誰憐援臂故
將軍無功級
平戎策從軍什
零落盡慵收拾
把茶經香傳時時
溫習生怕客談
榆塞事且教兒
誦花間集嘆
臣之壯也不如人
今何及

滿江紅

二月二十四夜
飲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頗自許
心腸鐵石尚一點
消磨未盡愛花成

癖懶惱每嫌寒勒住丁寧莫被晴烘折柰暄風烈日太
無情如何得 張畫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幾番
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
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

滿江紅題梅

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羨君家別墅幾株幽
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纒
千迴山南北 寧委瀟湘金屋寧映水羞銀燭歎出羣
風韻背時裝東競愛東鄰姬傳粉誰憐空谷人如玉笑
林逋何遜謾為詩無人讀

滿江紅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滿腹詩書餘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着鞭垂
發黃紙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頂
頭行方奇特 谿峒事聽僂說龔遂外無長策便獻俘
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斫草間赤子俱求活到
崆峒快寄凱歌來寬離別

滿江紅

落日登樓誰管領倦游狂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
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
人來遙天碧 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想石田

茅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
倒傾海水洗衣塵難滌

滿江紅送王實之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
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如何十載尚
青衫諸侯客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擬閉門
投轄劇談三日疇昔評君天下寶當為天下蒼生惜向
臨分慷慨出商聲摧金石

滿江紅壽王實之

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清絕九萬里纖雲收盡帝青空

關月露偏為丹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渺度
橫山吹初徹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向絳河
濯足咸池晞髮浴子底量吾輩事天仙不在臞儒列世
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掇

滿江紅和王實之韻送鄭伯昌

惟兩首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訊真鴻高士釣螯詞
客千百年傳吾輩話二三子繫斯文脉聽王郎一曲玉
蕭聲淒金石晞髮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溟白笑而今
拙宦它年遺直只願長留相見面未宜輕屈平生滕有
狂談欲吐且休休驚鄰壁

滿江紅 四首並和寶之

往日封章曾聳動君王玉色今似得三閭公子四明狂
客古不能箝言者口天方欲壽中朝脉筭人間豈有病
無醫須鍼石 年冉冉袍猶碧心耿耿頭先白笑臣舒
迂緩臣山愚直拂袖歸來羞炙手望塵拜了難仰膝把
富春瀨與首陽山圖齋壁

滿江紅

三黜歸來飯蔬食渾無愠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行
客軒冕豈非疣贅上烟霞已是膏肓脉有些兒隙地更
疏泉堆卷石 鄰媪餉新蕩碧溪友費鱗白向陳編

冷突元明元直俗事不教汚兩耳燕居聊可盤雙膝取
當年行脚一枝筇懸高壁

滿江紅

疇昔臚傳仗下奏祥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賓
客上帝照臨忠義膽老師付受文章脉問此君鬢髯似
何人徂徠石 園官菜登盤碧田舍米翻匙白懶投詩
見素寄書初直德耀不嫌為隱髻龜兒已解搖吟膝有
誰憐給札老相如家徒壁

滿江紅

下見西山料它日面無慙色君記取不為呂黨亦非秦

客十客有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波渺
渺幾時平空嚼石 園五畝紛紅碧家四世傳清白任
天孫笑拙女婆嫌直老去何煩援以手向來不要加諸
膝待深山深處着茅齋看青壁

滿江紅壽唐夫人

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爭信道夜春曉織總曾經
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孟母平生教到如今象服擁
魚軒天之報 如船藕如瓜棗斑衣舞金鐘醕望秋宵
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嫌福壽土蒼知得兒忠孝待
看它孫子又生孫添懷抱

滿江紅和吳叔永尚書時吳喪少子

着破青鞵渾不憶蹋它龍尾更冷笑癡人儻劃三三百
歲塲子彭籤誰壽天靈均漁父爭醒醉白江天極目羨
禽魚悠然矣 杯中物姑停止冰頭見都拋廢慨事常
八九不如人意白雪調高尤協律落霞語好終傷綺待
煩公老手一摩挲文公記

風入松楊清道中

索泉夢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數人琴
已矣俱亡改盡潘郎鬢髮銷殘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
冷如霜到處同床蕭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

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風入松 同前

歸鞍尚欲小徘徊逆境難排人言酒是銷憂物奈病餘
孤負金壘蕭瑟搗衣時候淒涼鼓缶情懷 遠林搖落
晚風哀野店猶開多情惟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
逆旅主人相問今迴老似前迴

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

殘更難睡抵年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歎芳卿
今在今亡絕筆無求皇曲癡心有返魂香 起來休錦
鬢邊霜半被堆床定歸兜率蓬萊未奈人閒無路茫茫

緣斷謾三彈指憂來欲九迴腸

風入松 同前

攀翻宰樹暫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絮愧公家
僕馬觥壘華表舊愁滿目黃梁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
等歡哀對卷慵開憑高指點虛無路問何年遼鶴歸來
宿酒得風漸解小興待月同迴

水龍吟二首 己亥自壽

年年歲歲今朝左弧懸罷渾無事吾衰久矣我辰安在
老之將至懶寫京書怕看除目敗人佳思把東籬掩定
北牕開了悠然酌頽然睡 客有過門投贄道先生訪

華胥氏誰能辛苦陪它綺語記它奇字屈指先賢戴花

老監豈其苗裔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耆英會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

散人新號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嘆終南捷徑

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

時休報床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淡詞呷些

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滿又還因任賽汾陽考

水龍吟二首自和

病翁一榻蕭然劉屏山不知世有歡娛事雀羅庭院戲

醉客去催租人至報秋光異此酒量要此詩思長

鯨龍吸寒散息響泉甌外惟貪睡 窮巷素無車轡

相過莫知誰氏柴門草戶闕人守舍任伊題字自和山

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待從今向去年年強健插花高

會

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

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

糾川魚鳥同盟後歸子好 除了登臨吟嘯事如天莫

相諮報田園閑靜市朝翻覆回頭堪笑節物催人東籬

把酒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卅不論資考

浪淘沙

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滿牕紗喚起玉關征
戍夢幾疊寒笳 歲晚客天涯短髮蒼華今年衰似去
年些詩酒新來俱倚閣孤負梅花

浪淘沙

疊嶂碧周遮游子思家掩藏白髮賴烏紗落日倚樓千
萬恨社鼓城笳 老去淡生涯虛擲年華臘茶盃子太
清些待得癡兒公事畢謝了梅花

浪淘沙二首

丁未生日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
夢到帝所清都 骨相太清臞謫墮酒史今年黃勃換

稱呼只爲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

早歲類寒蛩晚節遭逢曾開黃卷侍重瞳歸去青藜光
照牖堦藥翻紅 出晝煩忽忽主眷猶濃除官全似紫

陽翁

寶文

漳州換箇新街頭面改又似包公

鄂郡得小龍

念奴嬌

木犀

遶籬尋菊菊猶遲舍北芙蓉渾未却是小山叢桂裏一
夜天香飄墜約東奴兵丁寧稚子莫掃青苔砌風高露
冷倚欄疑匪人世 客有載酒過予朗吟招隱洗盡悲
秋意白髮長官窮似虱剛被天公調戲遍地堆金滿空
雨粟不濟淵明事殘英賸馥明朝猶可同醉

念奴嬌

老夫白首尚兒嬉
廢圃一番料平理
餐飲落英并墜露
重把離騷拈起
野艷幽香深黃淺白
占斷西風裏
飛來雙蝶繞叢欲去還止
嘗試詮次羣芳
梅花差可伯仲
之間耳
佛說諸天金色界
未必莊嚴如此
尚友靈均定
交元亮
結好天隨子
籬邊坡下一杯聊泛霜藥

念奴嬌

壬寅生日

比如去歲前年
今朝差覺門庭靜
玉軸錦標無一首
知道先生遠
佞假使文殊携
諸菩薩來問維摩
病無花堪散亦無香
積齋觀回首雪浪驚心
黃茅過頂瘴毒如

炊甌山鬼海神俱長者
饒得書生窮命不慕飛仙不貪成佛
不要鑽天今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慶

念奴嬌

壽方德潤

卯君來處與眉州
倦子依倚同日一自前朝
龔蔡後頗覺壺山岑寂
誰料端平繼居遺補
復有斯人出幅巾
林下姓名玉座長憶
酒信銷語尤甘
忠言最苦橄欖何如
蚤諸老蕭疎星欲曉
留取南都鐵壁
洛社自佳鏡湖雖好
莫問君王乞年年
歲歲大家同做真率

念奴嬌

丙午年少師生日

禁中張讌苦留公
未許歸尋初服千載君臣
魚有水不

比嚴光文叔火德中天客星一夕草草聊同宿重來疑
碧依然賡載相屬 過眼空奪紛紛浮雲野馬幾度棋
翻局客話鳳池三入事洗耳湖光一曲伯始泉荒樛珪
圃冷占斷西風菊年年歲歲金英常泛芳醪

木蘭花慢 壽王實之

瀛洲真學士為底事在紅塵為語觸宮闈沉香亭裏
嗔謫僊人為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甚劉蕡為是尚方
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闌酒邊身
也不會區區弄它甲子記甚庚寅兩曹鑿如朝菌又安
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如新

木蘭花慢

送伯昌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買毛疎也慙愧君恩放還田舍免
詣公車兒時某丘某也到而今老矣可樵漁寶馬華軒
無分蹇驢破帽如初 浮名箕斗竟成虛磨折總因渠
帝錫余別號江湖聲卑山澤仙臞尊前未宜感慨事猶
須看歲晏何如衛武羣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

木蘭花慢

送伯昌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鄭當時更築就山房躬耕谷口名
動京師諸公任他衮衮共杜陵野老共襟期有客至門
先喜得錢沽酒何疑 昔年聯轡柳邊歸陳迹恍難追

况種桃道士看花君子回首皆非相逢故人問訊道劉
郎老去久無詩把做一場春夢覺來莫要尋思

木蘭花慢

丁未中秋

水亭凝望夕期不至擬還差隔翠幌銀屏新眉初畫半
面猶遮須更淡烟薄靄被空風掃盡不留些失了白衣
蒼狗牽回雪兔金蟾乘虛徑到玉皇家人世鼓三槓
試自判此生更看幾度小住為佳何須如鉤似玦便相
將只有半菱花莫遣素娥知道和它髮也蒼華

最高樓

戊戌自壽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君仙都玉局纔交卸新

衙又管華州山惟先生吟膽壯飲腸寬去歲獲旌

爾太守今歲帶笈簪猶漫叟慵入關慣投閑有時拂袖

尋神放有時携枕就陳搏任傍人嘲潦倒笑癡頑

最高樓

用題周登樂府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八音相應諧韶樂一
聲未了落梁塵奕而今輕邪客重色人只少箇綠珠
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欺賀星塵黃茶可憐樵唱
并菱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蓬底月夔閬春

臨江仙

縣圃鍾花

落魄長官江海客少豪萬里尋春而今憔悴向溪濱斷

無觴詠興惟有簿書塵 手挿海棠三百本等閑粧點
芳辰他年絳雪映紅雲 寧鳳與月記取種花人

臨江仙

庚子重陽余以漕攝帥會前帥唐伯玉前漕黃成父子越王臺明年是日寓此

豐縣驛作

去歲越王臺上飲席間二客如龍憑高吊古壯懷同馬
嘶千嶂暮樂奏半天中 今歲三家村市裏故人各自
西東菊花時節酒樽空 可憐雙雪鬢幾得幾秋風

臨江仙

潮東道中

不見仙湖能幾日塵沙變盡形容夜來月冷露華濃都
空翠臺下但記畫船中 兩岸綠陰猶未合更須補竹

添松最憐幾樹木芙蓉手栽纔數尺別後為誰紅

臨江仙

巴酉和寶之燈夕

玉遂鈿車當日事東塗西抹都曾等閑曲子壓和凝曲
公縱遊非草草已醉強惺惺 今向三家村送老身如
罷講吳僧高樓百尺不須登半爐燒葉火一瓊勘書燈

昭君怨

牡丹

曾看洛陽舊譜只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
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愁

昭君怨

瓊華

后土宮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清平樂 五月十五
夜翫月

纖雲掃迹萬頃玻璃色醉跨玉龍游八極歷歷天青海
碧 水晶宮殿飄香羣仙方按霓裳消得幾多風露變
教人世清涼

清平樂 同前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能素面元無粉
黛 身游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
間喚作涼風

清平樂 贈陳參議
師文侍兒

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鷺鴻飛
去 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

知舞錯伊州

清平樂 丹陽舟
中作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
惡 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了有
身長有閑愁

長相思 惜梅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了寧花放遲 角聲
吹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長相思 寄遠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迴人生長別離 來有時
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定期

長相思 餞別

風瀟瀟雨瀟瀟相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 煙迢
迢水迢迢準擬江邊駐畫橈舟人頻報潮

長相思

煙淒淒草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 印纍
纍家纍纍半萬人中幾箇歸榮華朝露晞

長相思

勸一杯復一杯短錦相隨死便埋英雄安在哉 眉不
開懷不開幸有江邊舊釣臺拂衣歸去來

菩薩蠻 戲林

小鬟解事高烧燭羣花圍繞樗蒲局道是五陵兒風騷
滿肚皮 玉鞭鞭玉馬戲走章臺下笑殺灞橋翁騎驢
風雪中

玉樓春 戲林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何
紅燭呼盧宵不寐 易挑錦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
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生查子 元夕戲
陳敬叟

繁燈奪零華戲鼓侵明發物色舊時同情味中年別
淺畫鏡中眉深拜樓西月人散市聲收漸入愁時節

憶秦娥 暮春

遊人絕綠陰滿野芳菲歇芳菲歇養蠶蠶天氣采茶時節
枝頭杜宇啼成血陌頭楊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煙微
雨江南三月

憶秦娥 上巳

脩禊節晉人風味終然別終然別當時賓主至今清絕
等閒寫就蘭亭帖豈知留與人間說人間說永和之

歲暮春之月

憶秦娥

泥滑滑一聲聲喚征鞍發征鞍發客亭楊柳不禁攀折
荀郎衣上香初歇蕭娘心下書難說書難說霎時吹
散一生愁絕

憶秦娥

春醒薄夢中毬馬豪如昨豪如昨日明橫笛曉寒吹角
古來成敗難描摸而今却悔當時錯當時錯鐵衣猶
在不堪重看

憶秦娥

梅謝了塞垣凍解鴻歸早鴻歸早憑伊問訊大梁遺老
浙河西面邊聲悄淮河北去炊煙少炊煙少宣和宮
殿冷煙衰草

鵲橋仙

戊戌生朝

金風淅淅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心事翹生知
惟此夕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
態人間何處有仙方壁劃得二三百歲

踏莎行

甲午重九牛山作

日月跳丸光陰脫兔登臨不用深懷古向來吹帽插花
人盡隨殘照西風去 老矣征衫飄然客路炊煙三四

人家住欲携斗酒蒼秋光山深無處尋佳處

水調歌頭

遊浦閣追和崔翁坡韻

余頃為儀真郡督郵白事惟揚崔公銳欲羅致屬先受制置使李公之請崔公始聘侯公舜俞入幕後二十五年奉使嶺外拜公祠像俯仰今昔輒和公所作水調以寓悲慨

敦使竟空返公不出梅關當年玉座記憶及席間平安
羽扇尉佗城上野服仙游閣下涼鶴幾時還賴有蜀蒼
舊健筆與書丹 青油士珠履客各凋殘四方感廢靡
騁獨此尚寬閑丞相祠堂何處太傅石碑墮淚木老瀑
泉寒往者不可作置酒且登山

再和

喜歸

遣作嶺頭使似成玉門關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安
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矍鑠頭與璧俱還何處得仙
訣髮白頰猶丹 屋茅破籬菊瘦架籤殘老夫自計甚
審忙定不如閑客難揚雄拓落友笑王良來往面汗背
芒寒再拜謝不敏早晚乞還山

三和

解印有
期戲作

老子頗更事打透利名關百年擾擾于役何異入槐安
夢裏偶然得意醒後纔堪發笑蟻穴駕車還恰佩南柯
印鬢髯數曾丹 客未散日初暝酒猶殘向來幻境安
在回首揔成閑莫問浮雲起滅且踏剛風遊戲露冷玉

蕭寒寄語抱朴子候我石樓山

四和

八月上
別同官席上賦

半世慣岐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安
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老去事多
忘公莫笑師州 筆端花冑中錦兩消殘江湖水草空
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盡一杯別酒風露夜
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五和

客散循堤
步月而作

落日幾呼渡佳夕每留關有時來照清淺鬢雪似潘安
一曲親蒙君賜兩岸更無人迹惟見鷺飛還隙地欠栽

接蕉荔雜黃丹 柳全踈松尚幼怕摧殘
傍人笑我癡計管鑰費防閑翁意在乎林
壑客亦知夫水月蒲腹貯清寒賦詠差
有愧赤壁與滁山

六和次文鵬客湖上賦葛仙事

飛虜問周鼎柱史出秦關苦求勾漏何
意身世遠差安不見跼蹐墮求時有飛
鴻遵渚樂此夕忘還采藥寓言耳曾次
有靈丹釣游處搭葉暗荻花殘自翁仙
後千載輸與水鷗閑我讀內篇未竟忽
被急符驅去洞閉白雲寒回首愧幽子
隱約海中山

七和十三夜同官載酒相別不見月作

恹事廣寒殿此夕不開闌林間烏鵲
相賀暫得一枝寒只在浮雲深處誰駕
長風挾取明鏡忽飛還玉兔呼不應
難覓白中丹酒行深歌聽徹笛吹殘
嫦娥老去孤令離別匹如閑待得銀盤
擎出只怕玉壘醉倒衰病不堪寒卿去
我欲睡辜負此湖山

水調歌頭癸卯中秋作

老去有奇事天放兩中秋使君飛榭
千尺縹緲見麟洲景物東徐城上歲月
北征詩裏圓缺幾時休俯仰慨今昔
惟酒可澆愁風露高河漢澹素光流
賈胡野老相慶田海十分收競看姮娥
金鏡爭信僊人玉斧費了一

番修衰晚筆無力誰伴賦黃樓

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法曹軍林

秀發

編次

後村集卷第二十一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廡覆壓紹定六年建安
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廡至亭榭
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鏹
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
之賈禍移鏹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
患會上親政放紕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
公臨郡滋乂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乎

詔頒春亭舊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
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
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備作募
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
閩閩爲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
囚執郡將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驚獸之窟宅也公
以偏師襲礫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
就昇符竹或者尚爲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旣
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
令兵果驕耶前之彊橫負固來易拊循若皆葉而慕化

民果悍耶亂離剝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
壞甃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
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
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
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
孰又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
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
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
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詒
後人云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
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
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
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二年春

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
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
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
而直寶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
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府張弱藝為強形暇日

命聳石于壁紀移閩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劉
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
墨魏愈然寶文公賢逾仲舒况閩之建罷重於閣之廢
與此之營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
据天斬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
所重晉以更亮温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
山歷歷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閩
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
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散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
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它日公

獎率三軍拊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闢艦之捷某雖衰邁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爲中朝惜可爲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骼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

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函書擢公以漕兼守文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壓肆鱗襲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一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累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爲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

於天可乎朞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
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
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
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
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
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猷
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
堯篚百世之恩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
公順昌人名珪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
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
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
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
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
筋竹洞渠魁羣醜或俘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
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
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已責宣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
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
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復顯嚴闕邃如大家甲族之

營其居誰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
陳公韓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
澹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
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
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
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
石於井士稚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
復為官寺夷虜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
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井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
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

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
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為
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
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
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壘盪賊之氣得軍
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
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主侯金壇人趙侯
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閣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燬官寺幾

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為尹漕先教而後政緩廢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二代教人之法具有于經尚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毫而隳其恭舜

不以身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倣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輦蹙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願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歛散略倣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

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措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皆前人以奉一已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累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

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況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卷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虜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
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

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有闡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梓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又將唾棄之矣然則

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
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
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
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
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
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
俱敞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記

間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
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

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瓦七頽
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
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弈即之化鶴飛去然
距城餘二十里穹林危磴不類入境暮投破驛凜乎折
棟隳瓦之虞驚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
間聽事三間明廡閱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
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僊
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
書曰昔人守庵以僧澹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
僧已室家占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

之初公與余偕使廣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縣漳至潮曩號畏涂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鍾魚相聞莞簟薪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爲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田去僧飢非巨室取乎余書公之事旣以做夫貴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盧使尤庵之大患蓋寓室而傷新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橋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做夫行者公倫魁名儒自館

毀東壁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漳素猶弊公爲之
暮年修糴政敞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齋糴重趼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之外舟車屣履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

賈公爲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爲番貢士莊餘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閩帥初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二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于石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調度闕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毫苟免之興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爲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鄭侯餉乃萬世功意且有它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爲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瞻

酒權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鄭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蓋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爲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爲擊屋三間中置一榻友
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
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
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
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哂於二
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
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遠者視之奚異兒童吾聞
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爲風月在人爲情性
風至調而止噉讓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

靜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
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
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
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
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
壘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
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
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

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
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
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它路事格
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
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文軒非先賢乎武閭
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闕墓比乎廼新祠宇復諭二姓曰
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談
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
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覲其以郡繼十有二萬酬若等
二姓退聽毀券歸祠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

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二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
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
孫也宜主其祭鈞并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
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
之辨以陳良爲楚產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
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
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
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
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

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閱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增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聞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纒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

園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官游者之所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不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砭劑暮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瘢凋瘵復甦廢墜再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倦倦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

久終之以不倦它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鑿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悃悃無華傳元紫芝以于為子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筆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鳥化是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曹山之事實范史述循吏其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

意者問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永大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天平乎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飭不飲雖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顛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敞齋猶尚方之鳥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

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廨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爲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爲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爲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

賢所操之術非獨惠鄉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爲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爲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連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没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

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爲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閤皂山中面峯挹澗手植復
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嗜疥
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
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
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然亦有嗜焉
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
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

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
噫此遁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
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
乃着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
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
姜相公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
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既辱之
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
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
大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斂態泉見之

聞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
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應行祠記

廣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
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
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
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劔邵不靖聲搖邑境徐村
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
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穆卜龜從賊果
就縛於是令尉議碎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洪某主

簿某東尉某泊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
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譏諂祭古者
祭不越望嘗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
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
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
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
一方者有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醢酒之薦
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
帶國家之封冊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
至閩粵綿綿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諂也雖不
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
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巖舍廩廩
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易人三洪
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
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爲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
灌溉而北洋九十塘焉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
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卑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

潰泄隳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
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
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
化濕鹵乎於是判官趙汝箴奉檄修廢浮屠宗與宗超
被選董役用椿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
三十四草千擔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儼直
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
之兩袖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
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
捍不密又將復圯請築石爲二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

率有澹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
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
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
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數種於農
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
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
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
易効仁父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父而見思循
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甃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
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爲郡且二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它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侵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盟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逝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繫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庠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費

無以繼侯奮然曰庠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旣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爲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靡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助於紹定三年之春沆

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爲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
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
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
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
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鑒
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
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
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
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
所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

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
稅一年以擗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
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
斲其後通守趙汝嗣判官趙石汝茨與有勞焉莆人
喜守備之固美蓋言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
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
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
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爲是陂者趾石中流

幹溪右注溯山逆行翼以岸墜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
溉七百頃然沈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
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
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汔今春
圮岸頓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石已窒罅衛址墜
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
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巨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
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
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
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

獨欲發僚吏奮筆涂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俾
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
總制錢為職業筆筆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托於聾永者皆是也然
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
惟恐倖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
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
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
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
役實寶慶二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

名汝駟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嘈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爲天籟元結以爲全聲阮籍以爲鼓吹爲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爲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爲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爲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天

人修陂之田爲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爲券內置陂惠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呂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其衆余足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

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
畏而然歟它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各用虎溫陵人
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
尉起犀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牽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爲
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
既至則曰廳庠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
舊基而聽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
然官所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各按察異時

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壙倡箎和當此之時猶
於簷滴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
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
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
然也抑蘇氏能爲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
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俱侍家庭講貫自爲師
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
方憂患齟齬契闊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
達宴寐早朝長樂之鍾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
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穎濱聽雨

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以才業光顯于時雖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史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之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那時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威愛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焚汀邵蔓延緬緬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繇延平牧以招捕使為

與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與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與微管之歎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揀橫流之旣也陳公有焉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

蠹民瘼燭見屢隱山偷海劫鉏去根宄善良吐氣豪猾
破膽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
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
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儻直九千緡冬寒
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
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曹公
於民愈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九千
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
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盜生於欲
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

曾公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爲曾公之宜代陳公
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
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
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
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淫古者一至之見
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爲朱邑之通仆廣
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
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俾衆多之情可
不可也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
云尔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

相爲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
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二年蠲弛
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糶本益以
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君之政擇二
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
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
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
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

人驟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
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
若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
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孰而歛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
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
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
公猶以二分之息然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
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
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
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

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爲是設也昔無人君而今有人君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

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峙屋皆三間坦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順實贊其議泚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二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

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劣有墟市縣民之適
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
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鴛鴦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
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
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
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
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携聽詔歌詠聖
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
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
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
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
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
利姪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
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
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
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
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屨之邃而深隱閭閻
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

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米幾米復為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

又夫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輸官以半措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閔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刹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數舊以充橐裝篋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表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侯乃本先賢遺

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
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
遇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
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
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為迂闊而已夫因不必因之
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
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
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告罄諸道之
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檻以獻勞賜
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

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九十九年自王君習
至孟君點九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
瑤始與陳君續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
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
當路諱言拊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黜上書有
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顧望猶不不變
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
士畢輸忠謹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湊語或激

評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
於乎聖矣哉先朝大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備
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
思採時弊博通下情君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
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
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
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日以奇
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某賦某縣革某敝昔難而今易

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
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琴也君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
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
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館銅墨竟內稱治上下信
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詎可以
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
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函修舊法
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斂散之權令不
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

東爲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
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歎其
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
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又於
先王之意歟碩壯哉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
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
有賢監司太守而後奉行然則三之望亦不其愈難歟君
旣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之謗爲墨交上有旨陞
擢暮月之間績狀如此使及其材而究其所以可書者何
止一倉余又將兼筆以俟

後村集卷第二十二

乙津寺

天